

◎ 公炎冰 著



踏过泥泞 五十秋

——陈忠实论



陕西人民出版社

513
1206.7
G49
TA GUO NI NING WU SHI QIU

踏过泥泞五十秋

—— 陈 忠 实 论

公炎冰 著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踏过泥泞五十秋:陈忠实论/公炎冰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4

ISBN7-224-06199-9

I. 踏... II. 公... III. 陈忠实-文学研究

IV. I 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7518 号

书 名:	踏过泥泞五十秋——陈忠实论
作 者:	公炎冰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陕西省军区古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6.5 印张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224-06199-9/I·1125
定 价:	11.00 元

序

这部书稿——《路过泥泞五十秋——陈忠实论》是公炎冰同志上世纪末在复旦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时撰写的学位论文。读初稿时，虽然它还是粗糙的草稿，但仍然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心灵触动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我作为他的学位论文答辩会主席，主持了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各位答辩委员对该论文给予了很高的学术评价。最终论文得到“优”，他顺利获得博士学位。最近获悉它要公开出版，炎冰又来信约我为他的专著写一篇序言，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的老境，还是不顾自己力不从心的现状，奋力写了这篇短文。我欣赏炎冰的独立的学术品格和在治学上知难而进、勇于探索的敬业精神。因此我还是勉力写了这篇小文，这就叫“积习难改”或“文化大革命”后期流行的一句名言——“他们人还在，心不死”的自我表现。

陈忠实很早就是我国西北地区一位大有影响的农民出身的作家，我赞同一些评论家将陈忠实称做是“农裔城籍”小说家的说法。90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深化扩展，市场经济的日渐兴旺发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日渐淡化的新的时势下，文学界出现的“陕军东征”的轰动声中，这位写出史诗性长篇《白鹿原》的陈忠实被视为“陕军”的主将。作为“陕军”的一员，他以自己朴实的文字、传统的笔法和厚重的历史感标识于当代文坛。几十年时代风云的磨砺，黄土地厚重的文化滋养以及作家不懈的艺术追求和文学成就，终于使他获得了

我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这之前，他还夺过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奖。

陈忠实由于《白鹿原》而名享中外，如潮的评论也多集中于此。就我目力所及，关于作家及其创作的综 合研究较少，而对其人其文完整系统的研究或为其立传，我以为倒是本文的自觉性追求和开创性探索。这既是它的突破口，也是它学术价值性之所在。文中，作者采用了传记学和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力求客观完整地进行研究。研究陈忠实对于研究当代的传统现实主义流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文学史价值。同时，总结当今作家的创作经验和艺术实践，也有助于 21 世纪中国文学的健全发展。

《路过泥泞五十秋——陈忠实论》，作者以自己人到中年的人生体验与历史感悟为底线，以乡情乡谊为导引，凭借大量的事实材料，以广阔的视野对作家的成长道路、创作生涯及其作品给予了全面细致的研讨与评价，它把纵向的作家论和横向的作品论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尤其是对《白鹿原》的人物分析和历史文化意韵的阐释，体现出了较高的学术感觉能力和理论概括能力。论文将作家其人其文置于近 50 年巨变的历史框架中，从人心与文心、人格与文格、时代与个体、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等多重张力关系中，进行动态的考察和论析，富有真实感与深度感，既展示出作家文化人格的演变轨迹和前后创作的不同精神品格，又突出作品在不同语境中的历史观念、文化意韵、现代意识、审美取向的不同特色。

作者认为，陈忠实的中短篇小说，更多流露的是主流意识形态色彩，显示出传统现实主义固有模式的影响。农村生活是文本反映和表现的主要内容。在作品的美学意韵方面，成功之处逊色

于它的思想认识价值。这个总体把握是准确的。在长篇《白鹿原》里，作家大胆吸收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思想和表现方法，将其与传统现实主义在黄土文化背景上圆熟地整合为一个有机体，为中国传统现实主义开拓出一片新型的美学疆界。对它的剖析将作家对民族心理深层次探索与人物性格的复杂性透视，与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作纵横交织的考察，从而导出结论——小说的厚重、深邃与作家认识水准的提升和艺术思想的超越紧密相关。作者还论析了这位痴迷于创作的农民作家，如何不畏生存的凄苦，默默扎根在家乡白鹿原，边学习边写作。视文学事业重于生命的韧性执着精神，是作家取得成功的关键的心理动因。这些见解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整部论著在吸收前人部分成果的基础上，融入进作者的独立思考及人生体验和历史感悟，将研究对象的认识和把握，提高到了新的层次，为陈忠实和《白鹿原》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学术积累。文章写得严谨而带感情，富有不少新见。其中尤可指出肯定的是：

第一，从文本—文体看，一篇论文含作家论、作品论两部分，各有所侧重，又有紧密联系与结合，这就是很有创见的，也是文章值得注目的写作特点。就作家论部分来看，类似于作家传记（评传）；就作品论部分来看，既有纵向的评述，又有横向的专题的作品专论。如此构思，显示了作者个性化的研究思辨能力。

第二，鉴于研究对象是现实主义作家作品，论文的研究方法也主要运用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和理论批评方法，表明论文作者没有“趋时”，避免了盲目引用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观念和方法以及“新名词轰炸”等倾向，体现了一种求实的学风和朴实的

文风。

第三,从论文提出的一系列的观点看,它以其明显的创新可以给同行方法论上的启迪,例如第五章对抒情散文的评析,第六章关于《白鹿原》“人物:灵动的文化符号”的论述等等,即是如此。

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是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深入探讨它对理解当代文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从论文整体来看,作者对陈忠实的创作道路的梳理及其作品的分析,都是认真扎实的。当然,某些问题还有再深入思考的余地。《白鹿原》的文本内部包孕了许多矛盾,它写出了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与多义性,如朱先生、白嘉轩、黑娃、鹿子霖、鹿兆海、白灵以至田小娥等人物,其性格、命运所体现的“传统与现代”、“民间与庙堂”的矛盾,小说给予的只是一种权宜的解释(或仅仅是一种展示),这就需要研究者努力超出作者的视界,不满足于任何现成的解释,与原作者进行对话。论文已经触及到这一点,但似仍可进一步深化。类似的还有如对小说中表现的关学、关中民俗文化的意义的研究,都还有些未垦的空间。另外,《白鹿原》所代表的家族历史小说,是中外文学史惯用的一种写作题材,在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文学里属一大宗,类似的如张炜的《古船》、李锐的《旧址》等等,在 20 世纪文学中也不是惟一的现象,将之置于文学发展的脉络中进行横的纵的比较,无疑可以深化对它的理解。

总之,论著立论正确新颖,论证严谨深入,材料丰富,视野开阔,语言畅达,显示出了作者对研究对象的完整把握和贴切理解。它发人深思,向历史深处进行探索与思考,富有历史厚重感和时代精神动向,也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与严谨踏实的

正派学风。

是为序。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贾植芳' (Jia Zhi Fang),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2002 年 2 月于上海寓所

(贾植芳先生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 文 摘 要

本文纵览当代陕西作家陈忠实近六十年的人生世相和近四十年的文学境况,通过初为业余农民作者的陈忠实曲折坎坷的、平凡但不平常的奋斗经历,探溯作者执着中有游移的精神走势和稳态中有变易的心理趋向,分析它们对作者文学思想和创作风貌控摄中有失衡的复杂影响,论述作者由稚拙到成熟、由沉静到辉煌的艺术实践活动,总结成功经验,揭示某些创作迷误,对全部创作给予评价。陈忠实个体的艺术活动,对中国当代农村题材作家和作品的历史与现实状况的考察,具有真切的借鉴意义。

本文从两部分展开论述:作家论和作品论

作家论: 寻绎陈忠实作为艺术个体的现实来源。探析熔铸作家农民意识、道德、情感、心理的先天质素、生活际遇和文化境域,揭示作家文学观念和创作思想生成、发展的内在根据,评述作家生活与创作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把握作家文学思想的演进轨迹和全部创作的整体精神态势。

作品论: 根据文化思想含量和艺术创新价值,将陈忠实创作分为两个时期。论述前期作品在感召时代、反思历史方面的思想认识价值,在美学意蕴方面凝重直白、作者理念较为外化的性质。论述后期作品在历史观念、文化视域和现代意识等方面深阔

宏大的特点,在创作方法等方面开放进取的积极应变和艺术性方面走向新境界的趋势。

关键词： 陈忠实 农民 创作 小说 《白鹿原》

Abstract

On Chen zhongshi and his creation

In the paper, Chen zhongshi, a modern writer from Shaanxi, is scanned in his life of sixty years and his literary career of forty years. The tortuous and uncommon creative experience of Chen zhongshi as a peasant amateur writer dated from his early years. On the basis of it, I analyzed how they influenced the literary thought creative style and practice of Chen zhongshi that changed from naive to mature and from silent to famous. I try to give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on his creation. At the same time, I summed up his experience and point out the reasons why there was shortcomings in his creation. Chen zhongshi's personal artistic creation is a concrete model for the present and former situation of the writers and works focused on the rural life.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n the writer: In this chapter, I try to examine the realistic origin of Chen zhongshi, as an artistic personality. I analyzed inborn element, living situation and cultural condition that had integrated with the peasant's consciousness, morality, emotion and mentality so as to disclose the inner reason why the literary conception and creative spirit came into being.

On the works: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and artistic standard there are two stages in Chen zhongshi's creative procedure. In the first stage, his literary works had the power to move the feeling and were introspective, but very commonplace in content and thought.

Key words: Chen zhongshi peasant creation novel Bailuyuan

目 录

中文摘要	(1)
英文摘要	(1)
作家论	(1)
第一章 踏过泥泞	(3)
第二章 渐臻佳境	(17)
第三章 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	(38)
作品论	(70)
第四章 前期作品:崇高与经典	(72)
第一节 现实与历史的反思	(72)
第二节 传统现实主义的沉重表现	(85)
第五章 后期作品:反思与重铸	(93)
第一节 中短篇小说:文化与人性的倡扬	(94)
第二节 抒情散文:心灵历程的剖白	(114)
第六章 《白鹿原》:民族秘史	(125)
第一节 艺术细节探析	(127)
第二节 人物:灵动的文化符号	(140)
第三节 历史文化意蕴的拓展	(159)
参考文献	(181)
后 记	(190)

作家论

陈忠实是一位矢志现实主义的当代陕西籍作家,40年来忠贞不渝地坚守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虽九死其犹未悔”,^①最终以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②完成了历经4年、孜孜矻矻建构的“枕头工程”,^③豪壮地宣告现实主义“再丰富再发展再创造的余地和空间依然广阔”,^④“真正的文学依然神圣”。^⑤

陈忠实先是以业余农民作者的身份开始了他的文学旅程,在喧哗的文学殿堂里烙刻下自己坚硬的足迹。他的生活和文学活动始终围绕着养育了他的农村——关中渭河平原,时至今日仍没有一部非农村题材作品行刊于世。这种现象既可说明陈忠实文化视野还不够阔大,折射出某种谨守的凝重心态,退一步看,又何尝不是一种强韧执著的不悔追求呢?他的成功的、平庸的,甚至失败的作品,他都坦诚真挚地奉献给了与之有血肉联系的农村和农民,即使在以后成为“农裔城籍”^⑥的专业作家之后,他的个性气质、心理习惯,以及最重要的意识情感都不曾见异思迁、随遇而安。他像陕西大部分作家一样,是农民的儿子,身上涌

① 陈忠实:《告别白鸽》。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② 朱寨:《评〈白鹿原〉》。《文艺争鸣》,1994年第3期。

③ 作者喻此书为自己死后垫棺作枕之遗物。陈忠实:《告别白鸽》。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222页。

④ 陈忠实:《家之脉》。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

⑤ 《陕西爆发关于“陕军”的大争论》。《文学报》,2000年12月14日。

⑥ 李星:《论“农裔城籍”作家的心理世界》。《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2期。

动着农民的血液，饱含着中国农民的文化心理、习俗、意识、情感，接受的是古老的关中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不属书香门第，但祖传的文化意识据作者称“才是我们家里最可称道的东西”。^①深广的地域文化背景，幸运的家庭文化素养遗传，坎坷的生活遭际，薄弱的知识根底（高中毕业）与对文学痴迷的敬畏情感，铸就了陈忠实独特的文化心理和创作精神。融入在一系列作品中的“恋乡意识”就是这种心理和精神的虚化显现。“恋乡”即是怀念故土，这种与土地的联系，不仅表现在乡土题材的联系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与农民情感的关系、文化意识、思维方式的联系上。源于农民身世和农村生活，陈忠实对土地、对乡村、对农民的生存方式和生命方式等具有更为深切的把握。在中国当代文坛，他从来不以艺术表现形式的新奇性和探索的先锋性见长，而是以深厚的生活积累、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对社会生活—历史文化的深刻把握显示出自己的创作特色。他的艺术风格浑厚质朴、沉雄豪健。他的创作方法整体上是传统的经典的现实主义，但在后期创作实践中对现实主义又做出了自己新的阐释和新的突破，做出了富有文学个性和时代特色的新的贡献。

在“作家论”中，笔者将沿循作者的生活道路探溯其文学思想和创作活动的生成、变易和发展，考察其特殊的生活经历对文学创作产生的重大影响。通过作者文化心理与艺术实践的互动关系，把握作者的精神走向及其艺术风貌，进而认识他的全部创作及其总体特征。

① 陈忠实：《家之脉》。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第一章 踏过泥泞^①

攀折“灞岸柳”、沐浴“灞原风”、浸润“灞陵雨”，童年陈忠实就在千古文化堆积而成的白鹿原下挖野菜、拾柴火，在黄土窝里爬摸滚打，在灞河水里淘洗的嬉戏当中，悠忽间长到了上学的年龄。“195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在那盏祖传的清油灯下，父亲把一支毛笔和一沓黄色仿纸交到我手里：你明日早起去上学。我拔掉竹筒笔帽儿，是一撮黑里透黄的动物毛做成的笔头。父亲又说：你跟你哥伙用一只砚台。”^②从此，陈忠实走进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所学校——西安市灞桥区毛西乡西蒋村小学。这时候他整七岁。他父亲的父亲是远近有名的私塾先生，终生力行着“耕读传家”的古老遗训，并且将这家遗祖训移植到了陈忠实的生命当中。他后期创作里多次出现的私塾先生、坐堂先生、新型教师等人物，似乎都可以从他祖父辈那里寻绎出原型来。到了他父亲，把供儿子上学求知当做自己毕生的事业和精神追求时，这种只讲付出不计回报、没有道理只有举动的做法，对陈忠实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白鹿原》中，鹿子霖的祖先鹿马勺有一项宏大的遗愿：“孙子曾孙子谁中秀才中举人或者进士，就到我坟上放炮响铙子，我就知道鹿家出了人了。”^③陈忠实后来成为作家，写出了震动文坛的巨制，固然有个人的勤奋，而家庭在文化素养方面的

① 作家常爱说的一句话是“踏过泥泞五十秋”，以此概括自己五十年的人生阅历和生命体验。笔者移用半句借指作家历经凄苦的青年生活和困顿的中年人生。又，作家在《踏过泥泞》一文中也曾论及此意。见《家之脉》。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171页。

② 陈忠实：《家之脉》。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③ 《陈忠实文集》。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卷，第693页。

积聚和传递无疑已凝结为一种家族的集体神话，融入到陈忠实的潜意识当中。这种文化素养方面的积累和传递被陈忠实后来称为“我们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脉”。^① 在他系上头一条红腰带^② 的半年之后，小学毕业了。一位40多岁的班主任杜老师领着20多个同学，徒步去距家30余里的历史名镇灞桥投考中学。陈忠实是这批同学中个头最矮、年龄最小的一个。年龄大的同学有的已经结婚，他们是新社会教育制度的早期受益者。“这是一次真正的人生之旅……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家门三公里以远的旅行”。^③ 30里砂路将他的旧布鞋磨烂磨透，“脚后跟磨出红色的肉丝淌着血，血浆渗湿了鞋底和鞋帮”。^④ 他渐渐地落在了队伍的后面。大家倒追过来，他们的关爱和激励并不能减轻他脚底的痛楚，他不愿讲明鞋底磨烂的事，怕穿胶鞋的同学嘲笑自己的穷酸。“这种爱面子的心理不知何时形成的，以至影响到他后来的全部生活历程，不愿在任何人面前哭穷。”^⑤ 凭着不服输的一股子豪狠，在离学校还有一二里的地方，他终于追赶上了老师和同学，竭力掩饰着自己血肉模糊的两只脚后跟。这位含辛茹苦的农民子弟从小就铸就了特别能忍耐特别能负重的强韧心理，皇天后土打磨出的坚实身躯衍生出犟拗的性格特征。

“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对文学发生了兴趣，那时的中学语文课分作汉语和文学两部，在文学课本里，那些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作品，唤醒了我心中有限的乡村生活的记忆，使我的浅薄的生活经验第一次在铅印的文字里得到验证，使我欣喜，使我惊诧，

① 陈忠实：《家之脉·序》。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② 民间习俗。在人的每第十二个年头，即“本命年”里，讲究系红腰带之类的东西，意在避邪、祈佑长命。

③④⑤《陈忠实文集》。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卷，第194、195页。